



姚雪垠文集

长夜

长篇小说



12

人民文学出版社



姚雪垠文集

12

长夜

长篇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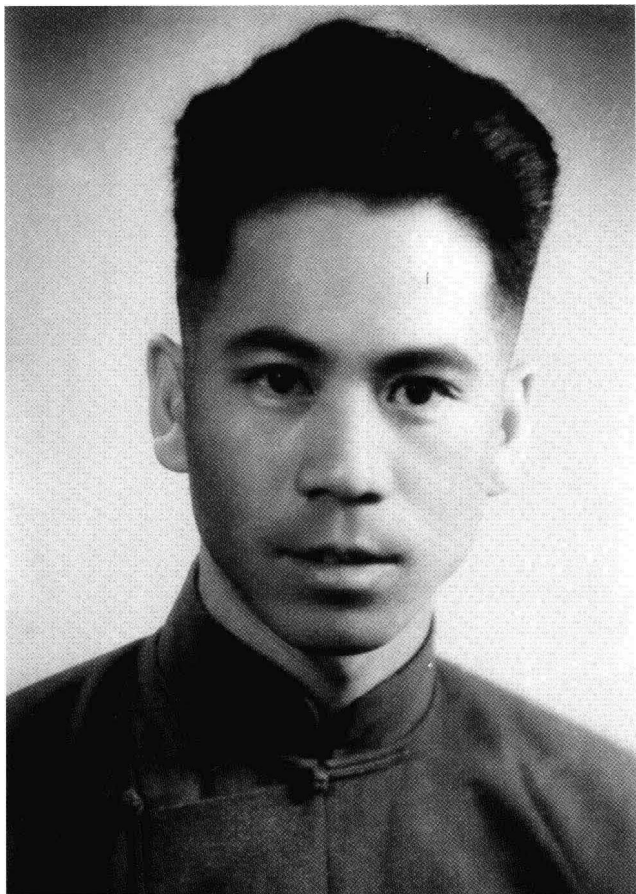
姚雪垠文集. 第12卷/姚雪垠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126-4

I. ①姚… II. ①姚… III. ①姚雪垠(1910~1999)
—文集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2308号





在四川三台国立东北大学任教写作《长夜》时 (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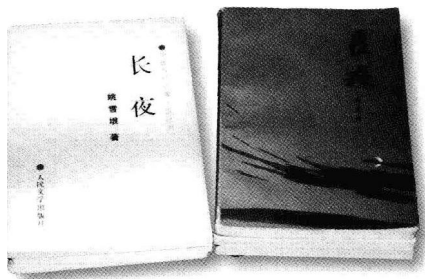
20世纪20年代遭李水沫血洗的刘胡庄，图中老汉的祖父母、父母均被杆子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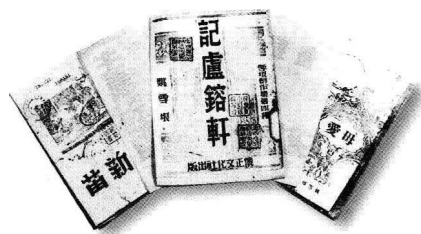
茨园薛七少的住宅，杆子溃败后，作者曾在此隐藏数日，并以此百日传奇经历为素材，写出长篇小说《长夜》。



仅存的《长夜》一页手稿。(1945)



《长夜》的部分版本。



20 世纪 40 年代的部分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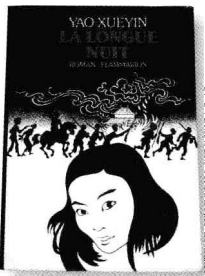
《长夜》电视剧剧本手迹（未完成）。



访法时，马赛市市长德菲尔授予马赛市勋章。右一为《长夜》法文译者李治华。(1984)



马赛市勋章。



《长夜》法文译本。

亲爱的先生：

我和我的夫人对您给我们的赠礼的作品法文本表示

感谢，对您的余忆赠词，我们尤表感谢。

虽然我们不懂中文，您的情真意切会翻译，您写的书法

之美同样使我们大受裨益。

我们愿意的这次法国之行是卓有成效的。在此，您能看

到对您的热情接待，正如我每次去贵国访问所感受到的热情

接待一样。

祝愿您的书展，在法国获得成功。亲爱的姚先生，请

接受我的衷心敬意。

共和国总统 弗朗索瓦·密特朗

(1984年)月，日于巴黎

Proteccion ch. bb
18. 10. 84.

NOTE A M. DIEZIER et O'CONNOR
cc direction commerciale ;
P.A. Dupuy - R. Le Cocq - G. Parmentier
service infirmier

FÊTE DE LA ROSE
Marseille - 3 et 4 novembre 1984

M. XUEYIN / LA LONGUE NUIT est l'invité de la Fête de la Rose aux dates
indiquées ci-dessous.

Il signera son livre :

- Agglomération 3 de 15 h à 18 h

- St-Jungius 4 de 10 h à 12 h et de 15 h à 17 h 30.

La librairie Vente du Sud / Aix en Provence et Lafayette / Marseille

Suivent passer la commande d'ouvrage auprès du dépôt Pimell.

Fait votre information.

A noter que Michel THOUSSIER sera également présent pour l'album sur le MONTPELLIER

1984年11月6日，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给姚雪垠的亲笔信及译文。

本卷说明

本卷收中篇小说《戎马恋》、《牛全德与红萝卜》和长篇小说《长夜》。

《戎马恋》初版于1943年(重庆大东书局);1946年易名为《金千里》(上海东方书社);1985年经作者略作修订,复以《戎马恋》为题于《长江》文学丛刊全文刊出;之后又曾收入两种文学书系。本卷以《长江》文本为主进行排校。

《牛全德与红萝卜》初刊于1941年七卷四、五期《抗战文艺》,因印刷厂遭日机轰炸,发表的乃是残稿。1942年出版单行本(重庆文座出版社);1947年修订后收入《雪垠创作集》(上海怀正文化社);1981年再次修订后收入《姚雪垠著作小集》(河南人民出版社)。本卷以河南人民出版社版为主进行排校,同时收入怀正版书前作者自撰的一篇文章。

《长夜》初刊于1946年7月至9月《河南民报》副刊《民众乐园》;1947年收入《雪垠创作集》(上海怀正文化社);1981年出版横排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时,书前刊有作者自撰的《为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1996年收入《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丛书》时,作者对该信作了修订;1998年收入《中国现代文学百家·姚雪垠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本卷以199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为主进行排校。

目 录

中 篇 小 说

- 《戎马恋》重新发表弁言 (3)
- 戎马恋 (6)
- 《牛全德与红萝卜》的写作过程及其他 (143)
- 牛全德与红萝卜 (155)

长 篇 小 说

- 为重印《长夜》致读者的一封信 (269)
- 长夜 (285)
- 《长夜》后记 (505)
- 附：本卷存目 (510)

· 中篇小说 ·

戎 马 恋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个用朴素的语言叙述的平凡却不乏深意的爱情故事。主人公金千里是抗战时期驻军襄阳的司令部秘书，因为常去一家美国教会办的医院探病，认识了年轻的护士张慧凤，并很快发展为狂热的单恋。他给她写去第一封信，除表达爱慕之外，还希望她离开目前的狭小天地，去从事更有意义的救国工作。笃信上帝的张慧凤却把信交给医院院长，由后者代她表示了拒绝。愤怒而又沮丧的金千里没有就此退缩，而是利用各种机会继续鼓动对方为抗日救国而奋斗，同时不倦地倾诉着自己的爱情。张慧凤从他的动人言辞，更从所借的进步书刊受到影响，经过思想斗争，终于摆脱教会医院的羁绊，来到妇女救国会工作，并同他订了婚。这时他奉命去重庆从事文化工作。在那里，他那贪图舒适、害怕艰苦的一面很快暴露出来，醉心于“用笔和嘴推进抗战”，不想再赴前线。而她在进步的工作环境中得到锻炼，走向成熟。于是，当他西装笔挺地重回襄阳，准备接未婚妻去重庆结婚、生活时，她已经决定随同志们一起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了。

《戎马恋》重新发表弁言

这是我青年时期的作品之一，写于一九四二年的春天。当时我住在大别山中的立煌，即现在的安徽金寨县。重庆有朋友写信给我，说要办一个文林出版社，要我寄去稿子，我就将这部稿子寄去了。等我于一九四三年初到了重庆，文林出版社流产，但是这部稿子再也不要不回来了。稿子原是匆忙完成的，连重新推敲的机会也没有了。拿着这部稿子的人看见这是一部可以有较好销路的小小说，死皮赖脸，不肯退还。我既不能打架，也没有力量起诉，简直气破肚皮。后来，这位仁兄进大东书局工作，就将我的稿子作为进身的礼物交给了大东书局出版。

大东书局共印了几次，我不清楚。上海解放时大东书局迁往台湾，我将这部小说交给东方书社印了一版，书名改为《金千里》。大东书局迁到台湾后是否又印了，我不知道。此书在我国大陆上绝版已经三十五年了。

极左思潮在我国文艺界有长久的影响。极左思潮与宗派情绪相结合为害更深。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大概由于书名有一个“恋”字，有人说它是黄色小说，甚至说它是色情小说，在许多年中成了我背在身上的一个“舆论”包袱。当然，受骂最凶不是《戎马恋》，而是《春暖花开的时候》。近几年，抗战文学研究者和现代文学史家们已经对《春暖花开的时候》重新进行研究，作了平反，在此不用谈了。至于这部《戎马恋》，只是一部严肃的爱情小说，既非色

情的，也非黄色的。小说的故事和主题思想，尤其是小说的主人公形象，在我国三十和四十年代的进步知识分子中带有典型意义。关于《戎马恋》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我用不着多说话，请读者读一读小说原著便知。

我的几十年的创作道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每一篇和每一本小说作品，都是我在漫长的征途中留下的脚印。《戎马恋》也是留在征途上的脚印。可能还算是留得较深的脚印。近来已经决定将它编入《无止境斋丛书》（即我的“自选集”）中，交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长江》丛刊编辑同志希望先由该刊重新发表，我欣然表示同意，遂与出版社商量，先将校订稿交给《长江》。我之所以这么决定，乃出于以下原因：第一，如今出版书籍所需时间很长，纵然我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历史关系很深，也不能摆脱这种所谓“出版周期长”的苦恼。可是国内研究我的作品和创作道路的同志不少，早日重新发表，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部分直接资料。第二，近几年通俗文学勃兴，而最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个品种：传奇文学。为传奇文学吹嘘的文章认为是新文学的一个发展，在美学上有着新的开拓。他们说，传奇文学的成功之处是一个“奇”字，反对写平常生活，而追求夸张、惊险、离奇。其实，这是背离现实主义美学原则的，是小说发展道路上的一次倒退。我另有论文将论到这个问题，此处不谈。《戎马恋》完全是写抗战时期平常的人物和平常的恋爱生活，而且人物很简单，故事很简单，既没有惊险的故事，也没有离奇的故事，更绝无胡编乱造的荒诞情节。但是这部小说曾经受读者欢迎，能够给读者提供审美趣味，而且并非庸俗趣味，道理何在？读者读过之后，可稍加思考。

抗战初期，我用两种语言风格写小说。一种是《差半车麦秸》和《牛全德与红萝卜》，写的是农村人物，用的是经过提炼的河南农民大众的生动口语。《差半车麦秸》写于一九三八年春天，在延安整风之前四年。另一种是以《春暖花开的时候》、《重逢》和《戎

《戎马恋》为代表的小说，写的是青年知识分子，不使用河南的农民口语，而用的是知识分子的口语，或者叫做传统的白话文。但是有我自己的风格、自己对白话文的美学追求。我追求“三顺”，即看起来顺眼，读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我主张除小说的对话外，写景和抒情的散文部分要发挥散文美，应追求流畅，如“行云流水”，有的段落还要表现出散文的节奏感，字句的铿锵美，尤其在写景部分，有意追求所谓“诗情画意”。但是我反对堆砌和雕琢，所努力追求的散文美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我力避欧化的语法和修辞，也力避生造的词儿或生吞活剥地使用文言词句。这些白话散文的美学追求，在《重逢》和《戎马恋》中都很鲜明，而在《春暖花开的时候》中最为突出。由于强调可读可听的散文，所以在这些小说中我一反“五四”以后的一般习惯，只使用一个“的”字，而没有“的”、“地”之分。

这次重新发表的本子，是根据一九四九年东方书社版校改了错字，填补了漏字，对很少数字句略作修订。因为有这些情况，所以这次重新发表的本子就算是定稿本了。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一章

从平汉线南段的花园车站向西去有一条重要的汽车公路，通过桐柏山和大洪山中间的起伏地带，在汉水旁同几条更长的公路连接起来。这地方夹着奔流的汉水有两座十分有名的古老城市，不但是人们熟知的古战场，而且在目前也是抗日的军事支点。在江南岸的城市叫做襄阳，是这一带周围十几县的政治中心；在北岸的叫做樊城，是一个相当热闹的小商埠。从敌人占领了武汉以后，这儿在平时离敌人也不到三百里路，所以比较重要的政治机关和一些不惯受惊的幸福人家，都迁移到附近的乡下或山里躲避空袭。如今留在这两座城市里边的，大部分是穿草绿色制服的外乡人物，和高抬物价的大小商人，以及离开了城市便无处过活的贫苦居民。虽然有许多条大街小巷在敌人的轰炸下变成灰烬，许多座高楼大厦封门闭户，但每逢早晨和黄昏前后，街道上仍然非常拥挤，特别是酒菜馆的生意比平常的年头儿兴隆十倍。南城的西门外是一片小湖，相传这湖水在古代是一条深溪，那位连三岁孩子都知道名字的刘皇叔曾经在敌人的追击中骑马从溪上一跃而过。湖西岸有美国教会的××医院，和溪水隔有半里远近。每逢天气晴朗的日子，约摸在上午八时以后，便有许多老百姓陆续的从城里出来，坐在医院门口的柳树下，或坐在边旁小街上的小茶馆中，或懒倦的躺卧在附近的青草地上。像基督教徒们相信上帝能救人一样，他们都相信敌人决不敢在美国人的医院附近投下炸弹。

当医院中的桃、李花快要开谢时候，玫瑰花和兰草花用芬香撩逗着年轻护士们的心思时候，当黄莺在湖边的柳枝间穿来穿去的时候，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饭后，有一位军官打扮的年轻人，骑着一匹毛色光泽的白马驹，从城里走出来，到医院的门口停下。那些因躲避空袭和等候诊病而聚集在医院门外的百姓和士兵，都以欣赏的态度拿眼光打量着这匹白马驹，和这位军官打扮的年轻人。他约摸有二十五岁左右，穿一身草绿的粗布军服，没有皮带，没有绑腿，没有领章和符号，只有一枚圆形的铜质证章挂在胸前，朴素中又带着几分潇洒。他的脚上穿一双黑亮黑亮的新皮靴，靴后跟带着马刺，皮靴和马刺在太阳下闪闪的发着反光。很熟练的，轻捷的，从马鞍上跳下以后，他的皮靴和马刺在湖岸上叮当叮当的响了起来。把马缰绳系在一条翠绿低垂的杨柳枝上（当马头摆动时，那柔软的枝条就轻轻的拂着白马的耳朵和鬃毛），他看了一下手表，随即在医院门外的石子路上走来走去，等待着门诊开始。

他的态度上表现着一般得意的年轻人特有的高傲神气，甚至任何细小的动作都多少显出来故意的矫饰。从他那故意表示庄严的一双大眼里，一个具有经验的观察者会看出来一种掩饰不住的内心秘密，那是一种交织着火热的情感与畏怯，快乐与焦灼的神秘眼神。倘若在平常的日子里，这位青年军官一定要利用这一点闲暇时间，到病房去看一位养病的朋友，或走进院子里欣赏那正在开放的各种花草。但今天，他只要停住脚步向大门里面望一眼，一种难乎为情的感觉便使他的双颊暗暗的发起热来；只要一想到会碰着熟识的面孔和眼睛，他的心便不能禁止的跳动起来。为着避免众人的欣赏目光，和为着消磨去离开诊还有十分钟的无聊时间，他随即离开了医院门口，朝着北边不远的草地走去。

这位青年军官的名字叫金千里。他的身体不像一般军官们的那样魁伟，尤其从一副清秀的脸孔上可以看出来浓厚的书生气质。过去的几年中，他曾经尝过两次爱情的苦味，现在是第三次被爱情

困扰了。但在这第三次恋爱的开始，他的心情却同初恋时差不多一样狂热。第一次恋爱还是在中学里求学时代，对方是他的同乡，而且在小学同过一年学。当他们双方热度正高的时候，那位可爱的少女竟忽然害病死了。这事使他暗暗的流过了无数眼泪。在起初的两年中他觉得人生非常空虚和没有意思，曾经打算过慢性自杀，竟然精神失常了许多日子。随后日子渐渐久了，生活的意志又像春天来后的野草似的，重新新鲜蓬勃的旺盛起来。在上海的一个大学里，金千里开始了第二次恋爱。这一次是一位活泼的南国姑娘来向他追求，他们不但是大学里的同学，还在一块儿半秘密的从事着救国活动。不过他并不拿同样的热情回报她。他觉得这位女同学虽然很能干，但性格上没有第一个爱人的温柔，眼睛里也没有含蓄着像第一个所有的那种童年的天真和梦想。每当心情冷静的时候，他就把前后两个爱人放在心头上比较着，批评着。从她们的头发到皮肤，从嘴唇到牙齿，甚至比这些更细微的地方他都仔细的反复比较。结果他认为前一个是一块纯白的美玉，没有一点儿可以挑剔，而后一个，也许她将来在事业上很有前途，但不仅没有前一个影子的美丽，而且人生的经验也似乎嫌多了一点，不适合做他的终身伴侣。这次恋爱给他生活上不少的鼓励和安慰，并且使他看见了人生的新鲜道路，可是同时又使他陷进到不能摆脱的精神矛盾的痛苦里边。这痛苦，一直到上海陷落后，才很自然的获得解脱。

大上海还没有陷落时候，他们因为各人参加的工作不同，很少机会能常常会面，一来二去的疏远起来。从上海退出以后，那位南国姑娘随着一群同学跑往华北，金千里到汉口办了个小型救亡刊物，从此后他们就不通音信。半年后，金千里回到闭塞的故乡去做救国的拓荒工作，还不到一月光景，就有成群的知识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他每天从早晨忙到半夜：谈话，开会，编壁报，写文章，写信，到半夜上床后还要看几页书，或翻一翻从武汉寄来的各种刊物